

校長有情



教育現場

何漢權



藝術精髓昇華在何處

世紀疫情不以人的抵抗意志而收斂，病毒仍然在世界各地肆虐竄擾，減少出外活動，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社交，或上網與視頻為伍，或與實體書為伴，已是百家平常事。偶爾翻閱《守護敦煌五十年：常書鴻自述》一書。愈看愈受內容與情節牽引。「常書鴻魂牽夢繞是敦煌，敦煌有幸常書鴻委身五十載」，這是筆者連續三天孜孜追看，閱畢全書，心底喊出的具體感受。

常書鴻，杭州人，自幼具藝術繪畫天分，嚮往西方藝術。一九二七年前赴法國，學習於巴黎與里昂之間，七、八年的光陰未有虛度，在法國藝術界圈子裏，已薄具名氣，畫展沙龍常常有，生活無憂。直至一天在巴黎羅浮宮附近，塞納河畔的舊書攤遇上《敦煌圖錄》，自此，從心靈上，對藝術的信念、思考與堅執上，產生全方位的改變。

《敦煌圖錄》序言說明，圖片是一九〇七年，法國人伯希和從中國甘肅省敦煌莫高窟拍攝，內載千佛洞壁畫和塑像圖片共三百餘幅。「那大幅大幅的佛教畫，尤其五世紀北魏早期壁畫，氣勢雄偉的構圖……使我十分驚異，甚至不能

相信，我愛不釋手地翻着，看着畫的照片及各種藏文和蒙文的題字，這是多麼新奇的發現。」常書鴻於舊書攤的心底話，就牽着他離開巴黎，放棄落日看斜陽的優容生活，於一九三六年返回國事仍艱難的祖國，出任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委會主任，以保護這蘊藏逾千年的民族文化敦煌寶庫為己任。

常書鴻的敦煌五十年，生活在抗日戰爭、國共內戰的政治漩渦之中，更要身處西域邊陲，風沙漫天亂舞，魅魍魎之地，他進入敦煌之初，是「吃飯也缺筷子」，至一九五四年方有發電機可供窟內照明之用，物質供應困苦可知，更難堪的是文革十年浩劫，對敦煌守護者加諸的屈辱。但常書鴻以「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」的情操，守住敦煌石窟五十年。「敦煌畫工們創意性的傑作，在於眾多壁畫中，沒有完全相同的東西，這些從心靈深處產生出來的創造力，是真實的，不是虛假的，是真正藝術品，經歷千百年而不衰。」常書鴻的說話，演繹了屈原的「善」，亦說明了藝術精髓的昇華在於歷代樸實的工匠，在於勞苦的人民，這也是常書鴻先生守護敦煌精神與靈魂之所倚。

作者為國史教育中心(香港)校長，長期關注學生全人成長及教學專業發展課題。